

往事如昨

苏州情

张晴霞

四十五年前的夏末秋初，上小学的我，随爸爸妈妈和弟弟，从乌鲁木齐出发，奔赴八千里之遥的苏州，探望日思夜想的外公外婆。

出行的交通工具是绿皮火车。那时候的火车票金贵，一张卧铺白天爸妈轮流睡，晚上就是两个孩子头脚相依的床榻。遇到列车员巡查，弟弟因为没票，“呲溜”一下，会第一时间钻进下铺底下，等列车员一走，又会像青蛙般迅速爬出。火车停靠站台，我会揪着妈妈的衣角跟下车，围着站台上叫卖的食品小摊转上几个圈，闻闻烧鸡的味道过瘾。

苏州水乡由大大小小的湖泊小河编织而成，城中八座古城门之一的齐门又名“望齐门”，相传是为了让齐国公主登高远望齐国故土而建。外公外婆的家就坐落在齐门下塘的小巷弄里。步入多户杂居带两层阁楼的院子，可见“回”字型布局的阁楼。外婆家在二楼，占据了“回”字的东半部，北向正中是公用的洗漱间和杂物间，炉灶和橱柜紧靠内回廊西壁，每当油烟升腾，家家都可知味。

“秋风起，蟹脚痒”，外婆用网兜买回十多只螃蟹，稍不留神，两只精神头十足的“蟹伙计”竟然挣脱了五花大绑，不知去向。大家在床柜底、桌凳下、桶罐中好一顿折腾才能寻到。我自小出生在内地城市，还是第一次见到“横行霸道”的河蟹，更是第一回品尝蟹的鲜美。外婆一边教我们吃蟹的方法，一边忙不迭地剥出蟹黄、挑出蟹腿肉放到我们碗中。外公博学健谈，在一旁绘声绘色地给我们科普湖河捕蟹的诀窍，讲授苏州盘门有关“水门行船陆门走车”的典故、兵家关门打狗的决胜故事，让我们姐弟俩听得如痴如醉。

第二天，当我们围坐在一起吃饭时，转头看到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驻足门口，细软浅黄的头发表帖地贴在头皮上，细皮嫩肉的小脸上嵌着一对蝌蚪般的乌溜凤眼。他好奇地打量着突然造访、说普通话的客人，时不时瞄一眼小方桌上的饭菜。

“斌斌，尾来”（苏州话“回”发音为“尾”），对门传出年轻妈妈的呼唤。这时，善解人意的外婆会起身，再盛一碗好吃的送过去。斌斌特有的乖巧模样，像极了漫画大师张乐平先生笔下的三毛，操着一口软糯的苏州儿语，我常常要连猜带蒙才能明白他的意思，这种交流平添出许多乐趣。

外婆厨艺了得，她变着花样

为我们制作一日三餐。清晨，她挎着小竹篮，迈着轻快的小步，外出购得新鲜的蔬菜和鱼虾河鲜，当然还有观前街的苏式点心和采芝斋的蜜饯糖果。

臭豆腐和小笼包也是第一回吃。见外婆从橱柜里端出一小碟黑方块，旋即闻到一股奇怪而陌生的臭味，外公用筷子蘸了点，涂抹在油条上，吃得津津有味。我好奇得不得了，这么臭的东西还能吃？忍不住尝了一小口，初味是臭，中味是香，后味是欲罢不能，这就是臭豆腐的魅力所在！晶莹剔透的小笼包，皮薄而富有弹性，猪肉馅鲜甜带咸，第一口感觉甜，第二口尝出鲜，第三口香得找不到北，再蘸上提味的姜醋，入口口水爆涌，那感觉非亲尝不能体会。

阳春面、鸡头米、肉汤圆、炒河虾、油豆腐包肉、肉月饼、芝麻团等美味可口的苏式餐点，一度宠坏了我的味蕾。后来，外公外婆常给我们邮寄粽子糖、大白兔奶糖、大方糕等，用白色的粗棉布密密缝制个袋子，打开来有股特有的淡淡的湿潮味，每每收到落款苏州的包裹，都如过年般开心。

转眼到了九月，怕我落下学业，外公给我在附近的小学报了名，上课老师讲的全是标准的苏州话，比英语都难懂。同桌是个又黑又高的男生，鼻孔朝天，像极了水浒好汉。“好汉”一点都不好，不认真听课不说，还总拿右臂肘顶我，说我越了课桌上的“三八线”，挤占了他的领地。这莫名的欺负让我既害怕又苦恼，所以每到早上上学时间，我都会不由自主地“生病”，今天头晕肚子痛，明天腿酸眼睛痒。有个叫朱卷燕的女同学很友好，她总是有“十万个为什么”：你们上学是骑马还是骑骆驼？你们吃饭是不是不用筷子用手抓，要不怎么叫“抓饭”呢？她热情地邀我上家玩，一进门就给她外婆介绍我的来历。正在低头手工缝补的朱外婆将花镜往下一拉，眼皮慢慢抬高怔怔地看着我，怪异地重复出三个字：“新疆宁”（苏州话“人”发音为“宁”），那神态和口气就好像忽然撞见了天外来客，让我第一次感受到别样的惊讶。

进出小巷必经下塘河道西堤，随处可见见妇女们在岸堤俯身洗衣洗菜、冲刷马桶，这让我感到不可思议。窄小街边的早市拥挤吵闹，糯米糕点的甜味和肉鱼油腻的鲜香充盈鼻腔。临街的窗外，家家伸出横七竖八的竹竿，晾晒的衣裤、被褥、

床单，如万国旗般迎风招展，与摊点和流动的人群构成一幅绝妙的市井百态图。

从外婆家出来步行十多分钟，就是我国四大名园之一的拙政园。那时候我年龄太小，对亭台楼榭和移步易景没有概念，只模糊记得枝繁叶茂的古树、布满池水的绿荷、错落有致的假山和色彩斑斓的窗玻璃，以及一处“与谁同坐轩”的地方。苏轼的一首词《点绛唇·闲倚胡床》中有“与谁同坐？明月清风我”，日后方知：园中轩来源于东坡诗赋，用以表达内心恬静、自得其乐的人生境界。外公外婆还带我去过狮子林。先前以为是有狮子的树林，没想到进去却看到许许多多高低不平的山石，我抬头问外公：“狮子呢？”外公解释道：“这些模样奇特的石头，你仔细看，就像雄狮和母狮般雄奇，或卧或立，或吼或斗，还有的像小狮子在玩耍。”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外公牵着我的手，钻进假山间的山洞，穿行其中折折返返，上上下下，犹如迷宫，我和外公在上面捉迷藏，玩得好嗨！

转眼要回新疆了，外婆特意上街给我买了两件漂亮的长袖衬衫，一件是小圆领，前襟左右两面绣着粉色的花草；另一件是浅紫色，领子外围缝了圈三角形的边饰。那年我刚好转到教育学院实验小学，憧憬着能穿上新衣踏入新校门。可惜从苏州回乌鲁木齐已是十月，新疆的冬季来得早，彼时正是穿毛衣的时候，不甘心，想把衬衣套在毛衣外面，滑稽的样子惹得妈妈直笑。于是天天掰着指头希望日子快点过，期待在来年的夏天里绽放苏州小衬衣的光彩。

此后数年，我一有机会就到苏州看望外公外婆。2005年到无锡学习培训，专程去苏州养老院看望外婆。她当时脑萎缩，已不认得人，望着半蹲在膝前的我，或许潜意识里知道我是她看着出生的最疼爱的外孙女，呵呵地笑着夸我漂亮。那却是我见外婆的最后一面。

再后来，我和爱人到苏州疗养，拜谒祭奠外公外婆，之后再访魂牵梦绕的小巷弄。沿着吱呀作响的老旧木梯上到二楼，在楼梯口伫立良久，只见阁楼上方泛黄的涟漪状石膏吊顶，如年轮般诉说着主人的故事。耳边悠然响起广播盒里传来的歌声“我们的明天，我们的明天，比呀比蜜甜……”

依稀看见外公外婆慈祥的面庞和忙碌的身影，仿佛听到他们相互关切的吴侬软语，思绪萦怀恍如梦境！

泳汶河？永文河！

王东超

上小学时，写作文写回家乡，有一句套话必是要说的：我的家乡坐落在凤凰山下，泳汶河畔。后来知道，“凤凰山”当为“杏黄山”，讹音致误。乾隆版《黄县志》：“杏黄山，县南二十里，自莱山西麓层叠而下，中隔一涧，俗名线口。陡起十余峰，绵亘十余里，巍峨秀爽，北至横埠乃落平壤，为邑中龙脉所出。”杏黄山隔在我们村与磨山迟家之间，我们位于西麓。至于泳汶河，老师总强调，“泳汶”二字是要有三点水的。近些年，随着我对文字考究浸淫日深，越端量越觉得“泳汶”两字有问题。

翻检旧志，果然发现端倪：康熙版《黄县志》：“颍门河，发源于招远罗山，经流县西十里，合南栾河入海。旧志一名永文河。”乾隆版《黄县志》：“颍门河发源罗山，经流县西十里合南栾河入海（旧志一名永文河）。”

同治版《黄县志》：“有永文河，一名颍门河，发源招远之罗山，流至栾家村入县界，经县西十里北流入海。”

民国版《黄县志》：“永文河为黄县第二大川，以水流较为平缓。上游分东西二源，东曰东颍门河，亦曰卢南河，发源招远罗山系之玲珑山金厂，北流十余里进大园山口，纳老虎洞诸谷之水。”“颍门河”清代三旧志皆作“颍门河”，《清史稿·地理志》亦作“颍门河”，民国版县志当为误写。

“永”本义为在水流中游泳。《说文·水部》：“永，长也，象水至（jīng，水脉也）理之长。”此为引申义，析形不确。“永”为会意字，甲骨文从人，会人在水流中游泳之状。《诗》云：“汉之广矣，不可永思。”别作“泳”。浮行曰“游”，潜行曰“永”。由在水流中游泳，引申指水势长流貌。《诗经·周南·汉广》：“江之永矣，不可方（乘筏渡）思。”毛传：“永，长。”又进一步引申为空间、时间上

的长。三国魏阮籍《咏怀诗八十二首》之十七：“出门临永路，不见行车马。”《诗经·卫风·木瓜》：“投我以木瓜，报之以琼琚。匪报也，永以为好也！”后由于“永”为“长”等引申义所专用，潜行水中之义便另加意符“氵”写作“泳”，“泳”是“永”的加旁分化字。

“文”指在肌肤上刺画花纹。《说文·文部》：“文，错画也。象交文。”《穀梁传·哀公十三年》：“祝发文身。”古人造字之初，多按照事物的形象摹画成“文”，故先有“文”，后有“字”。独体为“文”，合体为“字”。

“汶”为水名。《说文·水部》：“汶，水。出琅邪朱虚东泰山，东入潍。”我们平时说的“汶水”，多指的是大汶水。汶水发源于山区，河槽狭窄，落差较大，夏秋多雨季节水量很大，浊流滚滚，故“汶”又引申出浑浊义。屈原《渔父》：“吾闻之，新沐者必弹冠，新浴者必振衣；安能以身之察察，受物之汶汶者乎！宁赴湘流，葬于江鱼之腹中。安能以皓皓之白，而蒙世俗之尘埃乎！”“汶汶”即污浊、浑浊的样子。

目前能找到的民国之前的史志，都写作永文河。“文”即水文，流缓始有文，恰与民国版旧志“水流较为平缓”相合；“永”可作长度长、时间长两解，后者与“永定河”“永济渠”之类命名用意相似，是祈望河水永不停息。写作“泳汶”有些莫名其妙，是期望在浑浊的河水里潜行？

“永文”到底何时改作“泳汶”，目前尚未查到确切资料，现在黄县的地图、公文、路标、新志都写作“泳汶”。为什么要改也搞不明白，大概认为既是河水，就应该加上三点水，没有深究就这样稀里糊涂写了。

一个地方的地名，和一个人的姓名一样，都是有讲究的，用孔夫子的话说：岂可“不知其可也”？